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三十回 群賊用意套實話 校尉橫心不泄機

且說老趙聽見這個人說出了白菊花的下落，不覺歡喜非常，便與那人笑嘻嘻他說道：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用隱瞞，我便是趙虎。」那人說：「你算了吧！你這是冤誰呢？你要是趙虎你早說出來了。」老趙說：「一見面，人心隔肚皮，我本是巧扮私行，出來私訪，訪的便是白菊花下落。如今我一見你，是個買賣人的樣兒，也是實心眼的人，我故此才把我的真情洩露。」那人哈哈一笑，說：「你是真正的趙四老爺，我可多有得罪。」趙爺說：「不知者不為罪。」那人復又深深的與趙虎行了一個禮，說：「恭喜四老爺，賀喜四老爺。既是你老人家到此，這裡也不是講話的所在，咱們到後邊，還有細話告訴你老人家。」趙虎連說：「使得使得。」一回腳「當」的一聲，便把黃磁罐打破，打狗桿折斷，搬著桌子，拿著板凳，拐過影壁來，有三間上房，把桌子放在屋中。趙虎一看，盡是三間空房，果然就像搬了家的樣子。那人拿著酒壺道：「我再取些酒來。」趙虎便在房中等著。不多一時，把酒拿來，放在桌上，那人道：「可惜你老人家初到此處就是一盅空酒，連些菜蔬也沒有，透著我太不恭敬了。」趙虎說：「只要我得著欽犯的下落，比你給我肉山酒海吃還強哪。你若不擇嫌，咱們哥倆得換帖。」那人說：「我焉敢高攀。」二人落座，把酒滿斟了兩杯，那人忽然站起身來說道：「我有幾個醃雞卵在那裡，可以下酒。」趙虎說：「不用了，我們兩個人說話罷。」那人一定要去取。趙虎的那性情，訪案得遇，自己一喜歡，哪裡還等那人取雞卵來。自己斟上，自斟自飲，吃了三杯，把第四杯斟上，就覺著暈暈忽忽的，也不知曉是什麼緣故，自覺著必然是餓了，怎麼頭暈，隨即站起來走一走，焉知曉剛一站起便覺天旋地移，房屋亂轉，身不由自主，「撲咚」一聲，便栽倒在地。那人從外面躡將進來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就憑你這個渾人，也敢前來私訪，你沒打聽打聽小韓信張大連。慢說你這個渾小子，再比你高明一些的，也出不了大爺所料。」列公，這人到底是誰？這人是南陽府東方亮的餘黨。原來白菊花盜取萬歲冠袍帶履便是他們兩個人一路前往。皆因白菊花把冠袍帶履交與東方亮，晏飛走的時節是不辭而別的。東方亮怕晏飛挑眼，便叫張大連追下白菊花來了。將到潞安山，便看見山上火光大作，自己便奔周龍家裡去了。他將到周龍門首，火判官正在門前瞧潞安山那火納悶。彼此相見，張大連說了他的來歷。少刻，家人回來，告訴潞安山的凶信。依著火判官要跑，小韓信把他攔住，直到初鼓之後，白菊花同著柳旺，上週龍家裡來了。是馮淵把他們追進小村，躡躍房，這一家跳在那一家，便跑了。直奔周龍家裡來，群賊相見，火判官一問他的來歷，晏飛便將始末根由一五一□，細說了一遍。大家用酒飯之時，白菊花說：「我們弟兄二人，還得速速的起身，不然怕再有官兵追到你這裡來。我姓晏的，連累一個朋友便是了，別再把哥哥連累在內。」周龍笑道：「賢弟此言差矣。古人結交，有為朋友生者，有為朋友死者。劣兄雖然不敢比古人，柳兄尚且把家舍田園俱都不要，何況我這一所破爛房屋，又非祖遺之物，又算得幾何？」張大連在旁說：「二位自己弟兄，何必這般太謙？」晏飛說：「倘若有連累兄長之處，實是小弟心中不安。」大家直飲到天色將明，也派人出外打聽，官兵並無一點來的動靜。張大連又說：「雖然官兵未往周家巷來，唯恐有人暗訪，待我出去，到我們空房子那裡去看看。倘有面生之人，我好盤問盤問。」大眾點頭。張大連走出來，到他空房子那裡，院中有兩個看房之人，忽聽外面叫街的乞丐，聲音詫異。張大連一出來，就認得是趙虎。皆因他同白菊花盜冠袍帶履時節，那日他在街上閒逛，遇見張龍、趙虎送白五太太至原籍，回都交差，張大連知道他是趙虎，如今見著，焉有不認得之理？誑進來，用他的假話誑趙虎的實話。然後就把他讓將進裡屋來，二次才用蒙汗藥酒，把他蒙將過去，把西屋裡兩個大漢，叫將過來，拿了一條口袋，把趙虎往內一裝，把口袋口子一紮，叫一個扛著走，一個看家。二人出了門首，直奔周龍家內而來。

到了裡面，進了廳房，晏飛問：「這是什麼？」張大連說：「你猜。」

白菊花笑說道：「是銀子，是錢。」張大連說：「是人，你看是誰罷。」先把口袋口子解開，把口袋撇開，原來是個乞丐孩子，張大連說：「晏寨主細瞧，認得不認得？」白菊花細瞧，說：「哈哈，好張兄，怪不得人稱你叫小韓信，真是名不虛傳，可稱得有先見之明。」周龍問：「他到底是誰？晏飛說：「便是那個趙虎，張兄怎麼把他扛來？」張大連便把方才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周龍說：「把他殺了，埋在後院，便完了。」白菊花說：「不可，張兄你可曾問，共來了多少人？」張大連一跺腳，「咳」了一聲說：「便是忘了問這句了。」白菊花又說：「他們都在哪裡住著？」張大連說：「我也是忙中有錯，也沒問他。」白菊花說：「活該，我初見邢如龍、邢如虎的時節，也忘了問他在哪里居住，共來了多少人。」柳旺在旁邊說道：「既然把他拿住，還怕什麼？拿涼水把他灌將過來，將他綁在廳柱之上，拿刀威嚇著他，要依我說，世上的人，沒有不怕死的。那時節若要一問他，據我想，他不能不說。」周龍說：「問那些有什麼用處？」張大連說：「打牆也是動土，動土也是打牆。人沒害虎心，虎有傷人意。如今既然把個校尉拿到咱們家裡來了，萬一有點風聲透露，還愁著那些官兵官將不來呀！不如先下手為強，只要威嚇出他的話來，咱們夜晚之間，大家一同前往，把他們有一得一，全都一殺，周兄又沒有家眷，咱們大家一走，全奔圍城子，上東方亮大哥那裡，預備著五月□五日在白沙灘擂台上打擂。眾位請想，我這個主意怎樣？可千萬別逢迎，咱們是一人不過二人智。」眾人異口同音，全說：「這個主意很好，事已至此，還非這樣辦不可哪。」立刻叫人取涼水，把趙虎牙關撬開，涼水灌將下去。再把趙虎捆在廳柱上，大眾搬出椅子，彼此落座瞧看。

可歎老趙受了蒙汗藥酒，迷迷糊糊的駕雲相似。待等睜開二目一看，叫人捆綁在廳柱之上，自己衣服已經被他們扯得粉碎，足下的鞋，早便沒有了，髮髻蓬鬆，如活鬼一般。往對面一瞧，周龍是赤紅臉面，柳旺花白鬚鬚，這兩個自己不認得。再瞧那邊，便是白菊花。迎面站著，便是那個姓張的。趙虎瞧見張大連，把肺都氣炸了，說：「姓張的，你真是好朋友哇。」張大連說：「沒有我在這裡，你這條命，早便不在了。皆因我愛惜你這個人物，忠厚誠實。我問你幾句話，你只要說了真情實話，把你解將下來，任你自去。」趙虎說：「看你問什麼了？」張大連說：「你們共來了多少人，在哪裡住著？」趙虎說：「就為這個事情？告訴你可准放我呀！」張大連說：「君子一言出口，駟馬難追。」趙虎說：「你過來，我告訴你，可別叫他們聽見。」張大連說：「使得。」便到趙虎面前，趙虎說：「你再往前點兒，你把耳朵遞過來。」張大連就把耳朵一遞，歪著臉兒，就見趙虎把嘴一開，往前一伸脖子，把張大連嚇了一跳，說：「他要咬耳朵呢。」復又問他：「你們在哪里居住，共是多少人？」趙虎破口大罵，白菊花一聽，氣往上衝，說：「似這樣人死在眼前還不求饒，反倒破口罵人。只不用問他什麼言語了，結果他的性命吧。」說畢，亮寶劍往前撲奔，舉劍往下便刺。欲問趙虎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